

第六十八回

朱紫國唐僧論前世

孫行者施爲三折肱

善正萬緣收，名譽傳揚四部洲。智慧光明登彼岸，颯颯雲生天際頭。諸佛共相酬，永住瑤臺萬萬秋。打破人間蝴蝶夢，休休滌淨塵氛不惹愁。

話表三藏師徒，洗污穢之衒衒，上遙道之道路，光陰迅速，又值炎天，正是：

海榴舒錦彈，荷葉綻青盤。兩路綠楊藏乳燕，行人避暑扇搖紈。

進前行處，忽見有一城池相近。三藏勒馬，叫：「徒弟們，你看那是甚麼去處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原來不識字！虧你怎麼領唐王旨意離朝也！」三藏道：「我自幼爲僧，千經萬典皆通，怎麼說我不識字？」行者道：「既識字，怎麼那城頭上杏黃旗，明書三個大字，就不認得，却問是甚去處，何也？」三藏喝道：「這潑猴胡說！那旗被風吹得亂擺，縱有字也看不明白！」行者道：「老

偏怎看見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，莫聽師兄搗鬼。這般遙望，城池尙不明白，如何就見是甚字號？」行者道：「却不是朱紫國三字？」三藏道：「朱紫國必是西邦王位，却要倒換關文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消講了。」

不多時，至城門下馬，過橋，入進三層門裏，真個好個皇州！但見——

門樓高聳，堞疊齊排。周圍活水通流，南北高山相對。六街三市貨費多，萬戶千家生意盛。果然是個帝王都會處，天府大京城。絕域梯航至，遐方玉帛盈。形勝連山遠，宮垣接漢清。三關嚴鎖鑰，萬古樂昇平。

師徒們在那大街市上行時，但見人物軒昂，衣冠齊整，言語清朗，真不亞大唐世界。那兩邊做買賣的，忽見豬八戒相貌醜陋，沙和尚面黑身長，孫行者臉毛額廓，丟了買賣，都來爭看。三藏只叫：「不要撞禍，低着頭走！」八戒遵依，把個蓮蓬嘴揣在懷裏，沙僧不敢仰視，惟行者東張西望，緊隨唐僧左右。那些人，有知事的，看看兒就回去了；有那遊嬉好閑的，並那頑童們，哄哄笑笑，都上前拋瓦丟磚，與八戒作戲。唐僧捏着一把汗，只教：「莫要生事！」那馱子不

敢抬頭。

不多時，轉過隅頭，忽見一座門牆，上有「會同館」三字。唐僧道：「徒弟，我們進這衙門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進去怎的？」唐僧道：「會同館乃天下通會通同之所，我們也打攪得，且到裏面歇下，待我見駕，倒換了關文，再趕出城走路。」八戒聞言，掣出嘴來，把那些隨看的人，唬倒了數十個。他上前道：「師父說的是。我們且到裏邊藏下，免得這夥烏龜曬曬。」遂進館去。那些人方漸漸而退。

却說那館中有兩個館使，乃是一正一副，都在廳上查點人夫，要往那裏接官。忽見唐僧來到，個個心驚，齊道：「是甚麼人？是甚麼人？往那裏走？」三藏合掌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，差往西天取經者。今到寶方，不敢私過，有關文欲倒驗放行，權借高衙暫歇。」那兩個館使聽言，屏退左右，一個個整冠束帶，下廳迎上相見，即命打掃客房安歇，教辦清素支應。三藏謝了，二官帶領人夫出廳而去。手下人請老爺客房安歇，三藏便走。行者恨道：「這厮德慳怎麼

不讓老孫在正廳？」三藏道：「他這裏不服我大唐管屬，又不與我國相連，況不時又有上司過客來往，所以不好留此相待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等說，我偏要他相待！」

正說處，有管事的送支應來，乃是一盤白米，一盤白麵，兩把青菜，四塊豆腐，兩個麵筋，一盤乾筍，一盤木耳。三藏教徒弟收了，謝了管事的。管事的道：「西房裏有乾淨鍋竈，柴火方便，請自去做飯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問你一聲，國王可在殿上麼？」管事的道：「我萬歲爺爺久不坐朝，今日乃黃道良辰，正與文武多官議出黃榜。你若倒換關文，趁此急去，還赶上，到明日，就不能發了，不知還有多少時候哩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們在此安排齋飯，等我急急去驗了關文回來，吃了走路。」八戒急取出袈裟關文。三藏整束了進朝，只是吩咐徒弟不可出外去生事。

不一時，已到五鳳樓前，說不盡那殿閣嵒嶸，樓臺壯麗。直至端門外，煩奏事官轉達天廷，欲倒驗關文。那黃門官果至玉階前，啟奏道：「朝門外有東土大唐欽差一員僧，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，欲倒換演關文牒，聽宣。」國王聞言，喜道：「寡人久病，不曾登基，今上殿出榜。」

招醫，就有高僧來國！即傳旨，宣至階下。三藏即禮拜俯伏。國王又宣上金殿賜坐，命光祿寺辦齋。三藏謝了恩，將關文獻上。

國王看畢，十分歡喜道：『法師，你那大唐幾朝君？正幾輩臣賢？至於唐王，因甚作疾回生，着你遠涉山川求經？』這長老因問，即欠身合掌道：『貧僧那裏——』

『三皇治世，五帝分倫。堯舜正位，禹湯安民。成周子衆，各立乾坤。倚強欺弱，分國稱君。邦君十八，分野邊塵。後成十二，宇宙安淳。因無車馬，却又相吞。七雄爭勝，六國歸秦。天生魯沛，各懷不仁。江山屬漢，約法欽遵。漢歸司馬，晉又紛紜。南北十二，宋齊梁陳。列祖相繼，大隋紹真。賞花無道，塗炭多民。我王李氏，國號唐君。高祖晏駕，當今世民。河清海晏，大德寬仁。茲因長安城北，有個怪水龍神，刻減甘雨，應該損身。夜間託夢，告王救逆。王言准赦，早召賢臣。欸留殿內，慢把棋輪。時當日午，那賢臣夢斬龍身。』

國王聞言，忽作呻吟之聲，問道：『法師，那賢臣是那邦來者？』三藏道：『就是我王駕前

丞相，姓魏，名徵。他識天文，知地理，辨陰陽，乃安邦立國之大宰輔也。因他夢斬了涇河龍王，那龍王告到陰司，說我王許救，又殺之，故我王遂得促病，漸覺身危。魏徵又寫書一封，與我王帶至陰司，寄與酆都城判官崔珏。少時，唐王身死，至三日復得回生。虧了魏徵，感崔判官改了文書，加王二十年壽。今要做水陸大會，故遣貧僧遠涉道途，詢求諸國，拜佛祖，取大乘經三藏，超度孽苦昇天也。」

那國王又呻吟嘆道：「誠乃是天朝大國，君正臣賢，似我寡人生病多時，並無一臣拯救。」長老聽說，偷睛觀看，見那皇帝面黃肌瘦，形脫神衰。長老正欲啟問，有光祿寺官，奏請唐僧奉齋。王傳旨，教「在披香殿，連朕之膳擺下，與法師同享。」三藏謝了恩，與王同進膳進齋，不題。

却說行者在會同館中，着沙僧安排茶飯，並整治素菜。沙僧道：「茶飯易煮，蔬菜不好安排。」行者問道：「如何？」沙僧道：「油，鹽，醬，醋，俱無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我這裏有幾文褓錢，教八戒上街買去。」那猓子躲懶道：「我不敢去。嘴臉欠俊，恐惹下禍來，師父怪我。」行者道：「公

平交易，又不化他，又不搶他，何禍之有？」

八戒道：「你纔不會看見獐智？在這門前扯出嘴來，把人誑倒了十來個；若到鬧市叢中，也不知誑殺多少人哩！」行者道：「你只知鬧市叢中，你可曾看見那市上賣的是甚麼東西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只教我低着頭，莫撞禍，實是不曾看見。」行者道：「酒店，米舖，磨坊，並綾羅雜貨，不消說；着實有好茶房，麵鋪，大燒餅，大饅饅飯店；又有好湯飯，好椒料，好蔬菜，與那異品的糖糕，蒸酥，點心，饅子，油食，蜜食……無數好東西，我去買些兒請你，如何？」

那馱子見說，口內流涎，喉嚨裏啞啞的嚦睡，跳起來道：「哥哥！這遭我擾你，待下次纔錢，我也請你回席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沙僧，好生煮飯，等我去買調和來。」沙僧也知是耍馱子，只得順口應承道：「你們去，須是多買些，吃飽了來。」那馱子撈個碗盞拿了，就跟着行者出門。有兩個在官人問道：「長老那裏去？」行者道：「買調和。」那人道：「這條街往西去，轉過拐角鼓樓，那鄭家雜貨店，憑你買多少油，鹽，醬，醋，薑，椒，茶葉，俱全。」

他二人携手相攙，徑上街西而去。行者過了幾處茶房，幾家飯店，當買的不買，當吃的不

吃。八戒叫道：『師兄，這裏將就買些用罷。』那行者原是要他，那裏肯買，道：『賢弟，你好不經紀再走走，揀大的買吃。』

兩個人說說話兒，又領了許多人，跟隨爭看。不時到了鼓樓邊，只見那樓下無數人喧嘩，擠擠挨挨，填街塞路。八戒見了道：『哥哥，我不去了。那裏人嚷得緊，只怕是拿和尚的。又況是面生可疑之人，拿了去，怎的了？』行者道：『胡談！和尚又不犯法，拿我怎的？我們走過去，到鄭家店買些調和來。』八戒道：『罷罷罷！我不撞禍。這一擠到人叢裏，把耳朵摔了兩摔，謊得他跌跌爬爬，跌死幾個，我倒償命哩！』行者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你在這壁根下站定，等我過去買了回來，與你買素麵燒餅吃罷。』

那馱子將碗盞遞與行者，把嘴拄着牆根，背着臉，死也不動。這行者走在樓邊，果然擠塞。直挨入人叢裏聽時，原來是那皇榜張掛樓下，故多人爭看。行者擠到近處，閃開火眼金睛，仔細看時，那榜上却云——

『朕，西牛賀洲朱紫國王，自立業以來，四方平服，百姓清安。近因國事不祥，沉疴

伏枕淹延日久難痊。本國太醫院，屢選良方，未能調治。今出此榜文，普招天下賢

士，不拘北往東來，中華外國，若有精醫藥者，請登寶殿，療理朕躬。稍得病愈，願將

社稷平分，決不虛示。爲此出給張掛，須至榜者。」

覽畢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行動有三分財氣。』早是不在館中默坐，卽此不必買甚調和，且把取經事寧耐一日，等老孫做個醫生耍耍。」好大聖，彎倒腰，丟了碗盞，拈一撮土，往上洒去，念聲呪語，使個隱身法，輕輕的上前，揭了榜文，朝着巽地上吸口仙氣吹來。那陣旋風起處，他却回身，徑到八戒站處，只見那馱子嘴拄着牆根，却是睡着了一般行者，更不驚他，將榜文摺了，輕輕揣在他懷裏，拽轉步，先往會同館去了不題。

却說那樓下衆人，見風起時，各各蒙頭閉眼。不覺風過時，沒了皇榜，衆皆悚懼。那榜原有十二個太監，十二個校尉，早朝領出，纔掛不上三個時辰，被風吹去，戰兢兢左右追尋。忽見猪八戒懷中露出個紙邊兒來，衆人近前道：「你揭了榜來耶？」那馱子猛抬頭，把嘴一插，諛得

那幾個校尉，跟踉蹌蹌，跌倒在地。他却轉身要走，又被面前幾個胆大的，扯住道：『你揭了招醫的皇榜，還不進朝醫治我萬歲去，却待何往？』

那馱子慌慌張張道：『你兒子便揭了皇榜，你孫子便會醫治！』校尉道：『你懷中揣的是甚？』馱子却纔低頭看時，真個有一張字紙，展開一看，咬着牙罵道：『那獠猴害殺我也！』恨一聲，便要扯破，早被衆人架住道：『你是死了！此乃當今國王出的榜文，誰敢扯壞？你既揭在懷中，必有醫國之手，快同我去！』八戒喝道：『汝等不知，這榜不是我揭的，是我師兄孫悟空揭的。他暗暗揣在我懷中，他却丟下我去了。若得此事明白，我與你尋他去。』衆人道：『說甚麼亂話！現鐘不打去鑄鐘！』你現揭了榜文，教我們尋誰？不管你扯了去見主上！』那夥人不分清白，將馱子推推扯扯。這馱子立定腳，就如生了根一般，十來個人也弄他不動。八戒道：『汝等不知高低，再扯一會，扯得我馱性子發了，你却休怪！』

不多時，鬧動了街坊，將他圍繞。內有兩個年老的太監道：『你這相貌稀奇，聲音不對，是那裏來的，這般村強？』八戒道：『我們是東土差往西天取經的。我師父乃唐王御弟法師，却

纔入朝，倒換關文去了。我與師兄來此買辦調和。我見樓下多人，未曾敢去。是我師兄教我在
此等候。他原來見有榜文，弄陣旋風揭了，暗揣我懷內先去了。」那太監道：「我先前見個白
面胖和尚，徑奔朝門而去，想就是你師父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太監道：「你師兄往那裏
去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們一行四衆，師父去倒換關文，我三衆並行囊馬匹，俱歇在會同館。師兄
弄了我，他先回館中去了。」太監道：「校尉不要扯他。我等同到館中，便知端的。」八戒道：「你
這兩個奶奶知事。」衆校尉道：「這和尚委不認貨！怎麼趕着公公叫起奶奶來耶？」八戒笑
道：「不羞！你這反了陰陽的！他二位老媽媽兒，不叫他做婆婆，奶奶，到叫他做公公！」衆人道：
「莫弄嘴！快尋你師兄去！」

那街上人噪鬧鬧，何止三五百，共扛到館門首。八戒道：「列位住了。我師兄却不比我，
任你們作戲。他却是個猛烈認真之士。汝等見他，須要行個大禮，叫他聲「孫老爺」，他就招
架了。不然啊，他就變了嘴臉，這事却弄不成也。」衆大監校尉俱道：「你師兄果有手段，醫好
國王，他也該有一半江山，我等合該下拜。」

那些閑雜人都在門外諠譁。八戒領着一行太監，校尉徑入館中，只聽得行者與沙僧在客房裏正說那揭榜之事，耍笑哩。八戒上前扯住，亂嚷道：「你可成個人！哄我去買素麵，燒餅，饅饅我吃，原來都是空頭！又弄旋風，揭了甚麼皇榜，暗暗的揣在我懷裏，拿我裝胖！這可成個弟兄！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獸子，想是錯了路，走向別處去。我過鼓樓，買了調和，急回來尋你不見，我先來了。在那裏揭甚皇榜？」八戒道：「現有看榜的官員在此。」

說不了，只見那幾個太監，校尉，朝上禮拜道：「孫老爺，今日我王有緣，天遣老爺下降，是必大展經綸手，微施三折肱。治得我王病愈，江山有分，社稷平分也。」行者聞言，正了聲色，接了八戒的榜文，對衆道：「你們想是看榜的官麼？」太監叩頭道：「奴婢乃司禮監內臣。這幾個是錦衣校尉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招醫榜，委是我揭的，故遣我師弟引見。既然你主有病，一常言道：『藥不輕賣，病不討醫。』——你去教那國王親來請我，我有手到病除之功。」

太監聞言，無不驚駭。校尉道：「口出大言，必有度量。我等着一半在此啞請，着一半入朝啟奏。」賞分了四個太監，六個校尉，更不待宣召，徑入朝，當階奏道：「主公萬千之喜！」那國

王正與三藏膳畢清談，忽聞此奏，問道：「喜自何來？」太監奏道：「奴婢等早領出招醫皇榜，鼓樓下張掛，有東土大唐遠來取經的一個聖僧孫長老揭了，現在會同館內，要王親自去請他，他有手到病除之功，故此特來啟奏。」

國王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就問唐僧道：「法師有幾位高徒？」三藏合掌答曰：「貧僧有三個頑徒。」國王問：「那一位高徒善醫？」三藏道：「實不瞞陛下說，我那頑徒，俱是山野庸才，只會挑包背馬，轉湖尋波，帶領貧僧登山踔嶺，或者到峻險之處，可以伏魔擒怪，捉虎降龍而已；更無一個能知藥性者。」國王道：「法師何必太謙，朕當今日登殿，幸遇法師來朝，誠天緣也。高徒既不知醫，他怎肯揭我榜文，教寡人親迎？斷然有醫國之能也。」叫：「文武衆卿，寡人身虛力怯，不敢乘輦；汝等可替寡人，俱到朝外，敦請孫長老，看朕之病。汝等見他，切不可輕慢，稱他做「神僧孫長老」，皆以君臣之禮相見。」

那衆臣領旨，與看榜的太監、校尉，徑至會同館，排班參拜，諛得那八戒躲在廟房，沙僧閃於壁下。那大聖看他坐在當中，端然不動。八戒暗地裏怨惡道：「這獼猴活活的折殺也！怎麼

這許多官員禮拜，更不還禮，也不站將起來？」

不多時，禮拜畢，分班啟奏道：「上告神僧孫長老，我等俱朱紫國王之臣，今奉王旨，敬以潔禮參請神僧，入朝看病。」行者方纔立起身來，對衆道：「你王如何不來？」衆人道：「我王身虛力怯，不敢乘輦，特令臣等行代君之禮，拜請神僧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列位請前行，我當隨至。」衆臣各依品從，作隊而走。行者整衣而起。八戒道：「哥哥，切莫攀出我們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不攀你，只要你兩個與我收藥。」沙僧道：「收甚麼藥？」行者道：「凡有人送藥來與我，點數收下，待我回來取用。」二人領諾不題。

這行者即同多官，頃刻便到。衆臣先走，奏知那國王，高捲珠簾，閃龍睛鳳眼，開金口御言，便問：「那一位是神僧孫長老？」行者進前一步，厲聲道：「老孫便是。」那國王聽得聲音兇狠，又見相貌刁鑽，說得戰兢兢，跌在龍牀之上，一慌得那女官內宦，急扶入宮中。道：「說殺寡人也！」衆官都噴怨行者道：「這和尚怎麼這等粗魯村疎，怎敢就擅揭榜！」

行者聞言，笑道：『列位錯怪了我也。若像這等慢人，你國王之病，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。』衆臣道：『人生能有幾多陽壽？就一千年也還不好？』行者道：『他如今是個病君，死了是個病鬼，再轉世也還是個病人，却不是一千年也還不好？』衆臣怒曰：『你這和尚，甚不知禮，怎麼敢這等滿口胡柴！』行者笑道：『不是胡柴，你都聽我道來——』

『醫門理法至微玄，大要心中有轉旋。望聞問切四般事，缺一之時不備全。第一望他神氣色，潤枯肥瘦起和眠；第二聞聲清與濁，聽他真語及狂言；三問病原經幾日，如何飲食怎生便；四纔切脉明經絡，浮沉表裏是何般。我不望聞並問切，今生莫想得安然。』

那兩班文武叢中，有太醫院官，一聞此言，對衆稱揚道：『這和尚也說得有理，就是神仙看病，也須望聞問切，謹合着神聖功巧也。』衆官依此言，着近侍傳奏道：『長老要用「望聞問切」之理，方可認病用藥。』那國王睡在龍牀上，聲聲喚道：『叫他去罷！寡人見不得生人面了！』近侍的出宮來道：『那和尚，我王旨意，教你去罷，見不得生人面哩。』

行者道：『若見不得生人面啊，我會「懸絲診脈」。』衆官暗喜道：『懸絲診脈，我等耳聞，不曾眼見。再奏去來。』那近侍的又入宮奏道：『主公，那孫長老不見主公之面，他會懸絲診脈。』國王心中暗想道：『寡人病了三年，未曾試此，宣他進來。』近侍的即忙傳出道：『主公已許他懸絲診脈，快宣孫長老進宮診視。』

行者却就上了寶殿。唐僧迎着罵道：『你這潑猴，害了我！』行者笑道：『好師父，我倒與你壯觀，你返說我害你？』三藏喝道：『你跟我這幾年，那會見你醫好誰來！你連藥性也不知，醫書也未讀，怎麼大胆撞這個大禍！』行者笑道：『師父，你原來不曉得。我有幾個草頭方兒，能治大病，管情醫得他好便了。就是醫死了，也只問得個庸醫殺人罪名，也不該死，你怕怎的？不打緊，不打緊，你且坐下，看我的脈理如何。』

長老又道：『你那會見素問，難經，本草，脈訣，是甚般章句，怎生註解，就這等胡說亂道，會甚麼懸絲診脈！』行者笑道：『我有金線在身，你不曾見哩。』即伸手下去，尾上拔了三根毫毛，捻一把，叫聲『變！』即變作三條絲線，每條各長二丈四尺，按二十四氣，托於手內，對唐僧

道：『這不是我的金線？』近侍宦官在旁道：『長老且休講口，請入宮中診視去來。』行者別了唐僧，隨着近侍入宮看病。正是那——

心有秘方能治國，內藏妙訣註長生。

畢竟這去不知看出甚麼病來，用甚麼藥品，欲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遊記 第六十八回